

# 自修室狂想 佚名



從六月初應徵自修室助理這工作起，至今已過了將近三個月。我身穿亮橙色的康文署職員馬甲坐在自修室門後，透過大門的落地玻璃觀察外面人們的一舉一動，不知不覺竟渡過了九十日光陰。

八月的天氣酷熱難耐，卻總有大大小小的家庭不嫌汗流浹背，在自修室旁的公園享天倫樂，看著孩童追逐嬉戲，便成了我每天唯一的娛樂。旁人都說這實在是件好差事，坐在冷氣房內樂得清閒，其實只有當局者才明白當中苦悶。玻璃大門隔離了自修室和外邊的世界，壁壘分明。裡頭的人昏昏欲睡也好，埋首溫習也好，就是不吭一聲。即使並排而坐，也老死不相往來，死寂得讓人心寒。

芸芸來客中，有位少女總在每天的晚飯時段到來，坐在最角落的位置，一坐便是四五小時。儘管她臉上濃妝豔抹，手臂佈滿紋身，都掩蓋不了五官流露的稚氣。我暗忖她的身世，她大概住在附近，才能如此風雨不改的光臨。她也許是不願回家的問題女孩，所以把自修室當成藏身之所。自此我每次來回巡邏，都裝作不經意地經過她身旁，觀察她的一舉一動。

某個尋常的夜晚。館內其他人都走了，只剩她仍坐在最角落。我一如以往對她說：「抱歉，要關門了。」這次她沒有立刻起身離去。她抬起頭看我，這是我第一次直視她的瞳孔。我才發現這雙瞳孔內沒有一點光采，兩眼空洞得嚇人，像是瀕死的眼神。我不寒而慄，怔怔的與她對視了好幾秒，她才慢慢轉身離去，自此她便沒有再來自修室。

這是一件怪異的小事，偏偏那空虛的眼神至今仍讓我耿耿於懷。我認真的思考：她的眼神到底缺少了甚麼，才會如此寒冷？我猛然想起，她的冷冰冰的雙眼，跟人像畫裡的人物很相似，缺了真實的情感。光有軀殼而沒有真情實感的人，其實是最可怕的。

人生是一次漫長的尋覓，終其一生都在追尋感覺，尤其是被愛的感覺。潘國靈曾經這樣比喻：人的出生好比向湖水投下一塊石頭，接下來的一切波動也是餘震。亦即是說，人一生的活動也是由最原始的慾望驅使的，而那最原始的慾望，我想便是愛。我們試圖以不同的路徑尋覓愛，小時候努力讀書去搏取長輩的一句讚賞、長大後努力工作賺錢，企圖以物質換取別人的尊敬，為的也只是填補被愛的需要。後來路途的分支越岔越多，事情也變得越來越複雜。人們以不同方式尋覓愛，因為選擇的道路不同，造就了各異的人生軌跡。不變的是，人們始終爲了愛竭盡一生，就像飛蛾撲火，奮不顧身地追尋那點火光，卻不爲意身體已逐漸崩解。

門外仍然熱鬧，而自修室還是一貫的靜悄悄。我如常坐在玻璃門後，陷入自己的胡思亂想中。